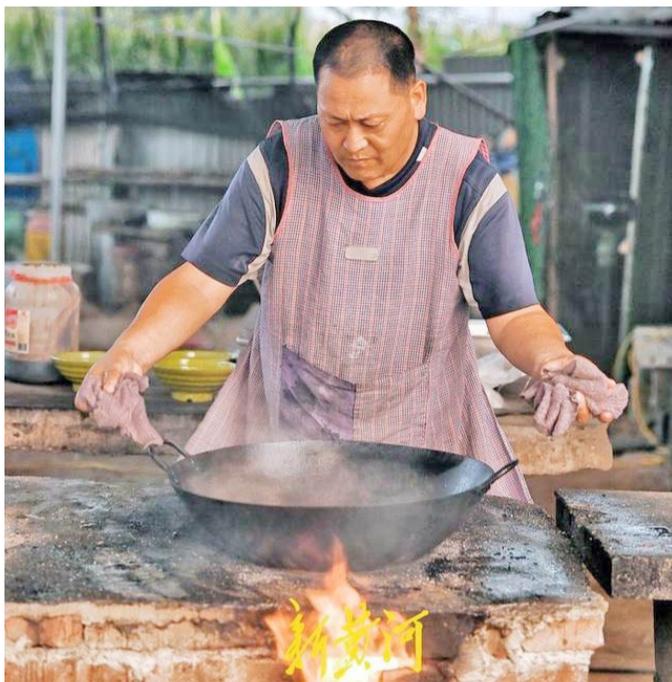


山东“2元炒菜哥”爆火

回应：每天也能赚两三百元

在集市上炒了18年菜的戚兴军，突然间在网络上火了。

近日，有自媒体博主发布了一个“山东大集炒菜哥”的视频，把镜头对准了在临沂费县大集上炒菜的戚兴军，因为其憨厚的长相，以及超便宜的价格，被网友亲切地称为“2元炒菜哥”。素菜2元、荤菜5元，让一众网友感到“不可思议”。这样的价格是否盈利？有没有自我炒作嫌疑？网友们也一直在讨论不停。



被围观的“2元炒菜哥”

在临沂费县薛庄镇，农历逢一六，城头集；逢二七，薛庄大集；逢三八，马头崖集。五天赶三个集，这三个集便是戚兴军和妻子18年来的“主战场”。因为规模相对大些，戚兴军和妻子会在薛庄大集和马头崖集摆摊炒菜，在城头集上则简单卖些馄饨。18年来，每一次出摊，都是他们夫妻俩最普通不过的日复一日。

8月16日下午4点，恰逢城头集，集上的人不见少，穿过一众卖水果蔬菜的摊位，可以看到戚兴军的摊位，他正在为一名年轻食客煮着馄饨，妻子则在旁边清洗餐具。

每天也能赚两三百元

皮肤黝黑，略有驼背，今年54岁的戚兴军有两个孩子，儿子已经成家，女儿还在外读书。赶集的日子，他和妻子总是凌晨2点就起床，抽水、备菜、出摊……忙忙碌碌1个多小时，然后赶到大集支好摊位，等待着第一拨上门的食客。有喝早酒的，他就给炒个下酒菜。有想吃点热乎的，他就给煮个面条。忙碌一天后，一直到下午五六点收摊回家。十几个小时的连续工作，让他疲惫到回家就倒头大睡。“不赶集的时候我就想一直躺着”，戚兴军说，虽然很累，但是炒菜是自己最舒心的工作。

戚兴军并不是厨师出身，凭

不想当“网红”

对于突如其来的“爆火”，戚兴军不断强调，自己不想当“网红”，也不打算走这条路。戚兴军知道，一旦自己被关注的话，应该就会失去自己最热爱的“自由”。

戚兴军从小还有一个当兵的梦想，他对军事类的节目和视频很感兴趣。闲暇的时候，偶尔刷刷短视频，也是他劳累生活中的一点调剂。但他没想过，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后，有一天他也

戚兴军卖的馄饨，大份7元，小份6元，都是他和妻子当日一早现包。他穿梭在摊位的各个角落时，一位年轻的父亲骑着电瓶车带着儿子来到摊前，点了一份小份馄饨，并发问：“是你吗？2元炒菜哥？”

戚兴军笑而不语。“素菜2元，荤菜5元”成了不少人对他最深刻的印象。而事实上，戚兴军并没有对自己炒菜的价格下严格的定义，不过基本上素菜2元起，荤菜5元起。价格有变化，但总能保证实惠。“像土豆丝、绿豆芽、豆腐皮这些素菜，量少一点就2元，多一些就5元，

再多就再加几块钱，菜价不固定，根据顾客需求来。一两个人和三四个人的量不一样嘛。猪头肉炒青椒这样的肉菜也一样，如果人家想要多一点，那就在5元的基础上再加几块钱。”戚兴军说，其实，就算有人只要1元钱的菜，他也会给做。

戚兴军说，几年前，曾有一位80多岁的老人来到他的摊位，问能否炒1块钱的豆芽，戚兴军答应了。当老人最后只掏出5毛钱时，他也痛快地收下了。“我本不打算收的，但又担心伤了老人家的心，我就说只要5毛就行了。”

成了短视频中的主角。

时间回拨到8月8日。戚兴军像往常一样在薛庄大集摆摊，有三个男生吃过他的炒菜后，问能否拍个视频，他没多想便答应了。他没想到，从13日左右开始，陆续有亲戚朋友打电话告诉他“你火了”。之后，有更多人拨通他的电话，找到他的摊位。即便不愿受到过多的打扰，但面对大家的到访，戚兴军和妻子还是

热情相待。

当然，戚兴军明显感觉到了与从前的异样，一边给食客炒菜，还要回答大家的问题，戚兴军觉得干活的效率也低了，甚至受到了妻子的“埋怨”。对于大家的关注，戚兴军还是希望能少一些，还想跟妻子过着从前的平淡生活，不想被过多打扰。“你能来我这里吃顿热乎饭，我就感觉很好，其他的事儿就算了。”（济南日报）

12岁男孩 花光家里 15万积蓄买玩具 母亲崩溃大哭

近日，安徽六安市霍邱县公安局城西派出所妥善处理一起孩子豪购15万多元“玩具”的群众求助，费尽周折，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数万元。

数日前，一位母亲急匆匆带着儿子赶到城西派出所，声称银行卡内剩余的7000元存款不见了，不知道是不是被孩子充值游戏了。值班民警经同意后调取游戏内充值记录，发现游戏内并无充值记录，微信和支付宝内也并没有消费记录。值班民警察觉事情很是蹊跷，细心的民警仔细查看手机记录后有了新发现，手机内有多条快递取件信息，但是孩子母亲声称平日连微信支付都很少用，更别说网购了。

正当民警疑惑时，一个快递电话打断了民警思绪……民警建议孩子母亲去将这个快递取到派出所内打开一探究竟。片刻后，孩子母亲带着三个收件人为“王子”的包裹走进了值班民警办公室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是充电宝、平板电脑、无人机机械夹，孩子母亲一脸震惊：“自家人是不会买这些东西的，因为没人会用这些东西。”民警边安抚边解释道：“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直退的，多少钱买的多少钱退，我们回头帮你申请退货。”

不过，民警发现孩子母亲手机内并没有购物软件，究竟是谁用了孩子母亲的手机号注册了某网购平台账号？民警将视线转向了母亲身边的12岁儿子刘某。经过民警耐心地询问，小家伙开口了：他是在网购平台上购买了这些电子产品。

民警打开交易记录后也傻眼了，网购平台上购买的大小物件足足有几十件，并且大部分为无人机产品，无人机最高单价高达2万余元。民警立即将物品数量以及金额统计出来，物件有60多件，总金额高达15万多元，其中大疆牌无人机就高达8万多元。

经查询，全家的存款已经被刘某网购花得差不多了。“这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啊！平时孩子父亲看病都舍不得花的钱啊！你们要帮帮我啊！一家老小就指望这些钱呢！”孩子母亲哭着向民警求助。

当务之急是要找到这些物品，在刘某的带领下，民警前往孩子玩具的“藏匿处”——外公家，民警推开小屋，琳琅满目的玩具及零食映入眼帘，床上、地上到处都是，还有部分藏在了柴垛里。几乎所有的商品都有毁损，再通过平台联系退货已不可能，民警遂将主要占比的大疆牌无人机带回所内，寻找专业人士对这些二手无人机以及部分“炸机”的无人机进行价格鉴定，在民警苦苦寻找下，终于在某二手平台找到了希望，山东某好心人表示他愿意收买这些二手以及报废无人机，还在民警协调下表示愿意多出一元钱给这位母亲。

最终，对方以购买总价的一半价格收购下这些二手无人机。孩子母亲对民警感激不尽，表示如果不是在民警帮助下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十分感谢民警为她挽回部分损失。

（新安晚报）